

ANNUAL REPORT ON
WORLD MILITARY DEVELOPMENT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

2012 年版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主 编 俞晓鹏

副主编 陈 婷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

(2012 年版)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主 编 俞晓鹏

副主编 陈 婷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2012 年版)/俞晓鹏主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80237-692-2

I. ①世… II. ①俞… III. ①军事—研究报告

—世界—2012 IV. ①E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3252 号

书 名: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2012 年版)

主 编: 俞晓鹏

责任编辑: 常巧章

封面设计: 纪 奕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7-692-2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出版说明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2012 年版）是由世界军事研究部《外国军事学术》编辑部牵头，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研究室，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总装信息中心，装备指挥技术学院等单位协作完成的课题。

本年度报告全面、系统地梳理了 2011 年世界军事领域的各种动向，准确反映了国际安全形势和世界重要军事领域的最新情况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军事战略调整、军事改革、军事力量建设、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最新变化，特别是增加了网络、极地等新领域的研究内容。报告分为 4 编：第一编“世界军事安全形势”，对全球军事安全与军事发展情况进行概述、分析和评估；第二编“地区军事安全形势”，总结概括了世界主要地区的军事与安全形势；第三编“国家军事发展动向”，叙述和评估世界主要国家的军事发展；第四编“专题”，聚焦于一些重要的军事专题和军事热点问题。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领导对本书的编写非常重视，王卫星部长、聂送来副部长多次过问书稿的编写情况，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国防大学马刚教授，军事科学院陈舟研究员、陈建民研究员、郑守华研究员、杨民军研究员、何小东研究员对本报告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外国军事学术》编辑部的许芳铭、岳晨、于海宽同志为书稿的修改、完善和编排做了大量工作；世界军事研究部学术秘书孙玉韶同志为书稿的编写做了大量学术保障工作。另外，世界军事研究部文印室杨强同志对书稿的排版、打印等提供了帮助。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2012 年版）

由于世界军事的许多情况都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加上资料和编者水平所限，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一二年六月

第一編 世界軍事安全形勢



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综述

张 衡 俞晓鹏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险象环生，西方社会风潮涌动，国际热点跌宕起伏，西亚北非动荡不已。在国际体系酝酿变革、地区秩序面临重建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总体和平但不太平，传统的热点问题和冲突难以根本解决，局部地区的动荡和战乱又有新的发展。乱局与变局共生、危机与转机并存仍是当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的基本特点，由变生乱、由乱促变仍是贯穿未来世界军事安全形势发展的一条主线。

一、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频发，反恐斗争任务艰巨

2011 年，全球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保持高发态势，自 2008 年以来连续 4 年保持在每年 40 起以上的高位，这在冷战结束后尚属首次。其中，除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外，尤以西亚北非动荡引发的利比亚战争最具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从地域分布看，南亚、中东和非洲仍是冲突集中多发地带，在全球冲突总数中所占比例达 70% 以上。从冲突类型看，国内武装冲突仍是主要冲突样式，但“内战外打”现象更加突出，外部军事干预和第三方越境打击事件频频出现，涉恐武装冲突和暴力武装骚乱明显增多。从冲突起因看，经济发展落后、民族宗教矛盾和外部势力干预仍是引发武装冲突的主要因素，但因领土边界争端引发的冲突依然存在，新老诱因交替作用、内外矛盾共生联动的现象更加突出。冲突起因复杂多样，增

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2012 年版）

加了冲突化解的难度，导致和平进程时有反复，有些战争和冲突趋于长期化。不过，从规模和强度上看，除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规模较大、强度较高外，大部分武装冲突的烈度较低、持续时间较短，且未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乱，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较为有限。

（一）西亚北非爆发“多米诺”式动乱，严重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

2010 年末至今，源起于突尼斯的西亚北非动乱已经蔓延至 20 多个国家。其中，部分国家政府在民众的抗议示威声中倒台。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导致执政多年的本·阿里总统下台。2011 年 1 月 15 日，也门首都萨那等大城市陆续爆发示威游行，随后冲突蔓延至全国，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激烈交火，造成数千人伤亡，总统萨利赫被迫交权，结束了长达 33 年的统治。1 月 25 日，埃及爆发示威活动，在重组政府无效、全国骚乱、罢工升级的情况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随后，阿曼、约旦、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等国相继出现政府改组。另外，部分国家出现严重暴力骚乱，甚至走向武装冲突。2 月 14 日，巴林国内什叶派展开反政府示威活动，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派遣 1500 名安全人员，出动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帮助巴林政府镇压了骚乱。2 月 16 日，利比亚爆发反政府骚乱，并迅速升级为内战，西方以空中打击为主要手段支援反政府武装，引发了 21 世纪第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2 月 17 日起，沙特东部地区持续爆发示威游行，沙特警方一度开枪以驱散抗议群众。3 月 15 日起，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交火不断，目前已造成 3500 多名平民死亡，西方国家以及阿盟公开表示支持反对派并宣布制裁叙利亚政府。此外，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也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骚乱，但均被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平息。部分国家采取高压手段应对示威活动，暂时稳定了局势。

西亚北非地区爆发动荡和战争的原因复杂：第一，独裁者长期执政，官员腐败，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



保障是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第二,地区各国在接受伊斯兰教政治制度还是接受世俗政治制度上徘徊不定,国内教派、部落矛盾深化是导致动乱的重要原因。第三,西方国家为控制地缘战略枢纽、谋取石油利益、确保地区主导权等目的,借助新兴媒体煽风点火,以政治和军事手段插手他国内政,是导致动乱蔓延的外部推手。目前,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尚未完全平息,局势仍存在很大变数。多个国家的内部派系在国内外不同势力的支持下,围绕政权明争暗斗,武装冲突、示威暴乱时有发生,恐怖势力借机不断渗透。以叙利亚为首的部分国家,局势依旧极不稳固,存在爆发内战的可能。

(二) 利比亚内战引来西方军事干涉,爆发 21 世纪第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

2011 年 2 月 16 日起,利比亚爆发反政府骚乱,骚乱引发国内冲突,并因西方军事干预而升级为利比亚战争。利比亚战争历时 227 天,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2 月 16 日~3 月 6 日),骚乱爆发,反对派东西两线告捷。利比亚多个城市发生反政府骚乱后,反对派迅速组织武装,兵分两路出击,一度控制利比亚东线的布雷加、拉斯拉鲁夫,西线的米苏拉塔、扎维耶等城市,对首都的黎波里形成合围态势。第二阶段(3 月 7~18 日),政府军大举反攻,联合国设立禁飞区。政府军在反对派占领扎维耶地区之后,开始进行反攻,在空中打击掩护下,收复了之前东西两线失去的主要城镇,并对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进行包围。在此情况下,西方大国迫使联合国通过了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第三阶段(3 月 19~31 日),美、法、英等国展开“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利比亚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彻底推翻卡扎菲政权,西方国家于设立禁飞区仅两天后便借口保护平民,对班加西附近的政府军展开空袭,空袭范围随后扩大至首都的黎波里,美军在这一阶段承担了绝大部分作战任务,遏制了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的攻势。第四阶段(4 月 1 日~8 月 24 日),北约接手指挥权,反对派经过拉锯战最终攻克首都。北约正式接手军事行动指挥权后,美国退居幕后,主要承担信息情报及后勤



保障工作，法、英等国继续以空袭为主要手段，帮助反对派展开攻势。在政府军的顽强抵抗下，战况久拖不决，西方援助力度也不断加大。北约国家开始向反对派发放武器，甚至出动武装直升机。在西方干预下，反对派自7月中旬开始占据主动，并最终占领首都。第五阶段（8月25日~10月31日），卡扎菲身亡，战争收尾。失守的黎波里后，卡扎菲部队撤向苏尔特等南部城市。随后，反对派开始大力清剿卡扎菲残余势力，卡扎菲于10月20日被捕身亡，北约不久后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利比亚战争结束。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新干涉主义”再度抬头的标志，也是“新干涉主义”重要发展的结果。在战争中，北约多国部队共出动飞机2.6万余架次，其中包括9700余次轰炸行动，摧毁大约5900个目标。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历次战争中，这场战争在兵力投入、作战规模、交战强度乃至战争开支等方面都只能算是一场“小战争”，但作为北约在传统防区以外主导的第一场战争，其战略背景极为深刻，“大战略”色彩相当浓厚。从欧洲方面看，法、英等国一反常态，冲在前面，意在扫除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的障碍，以北非为跳板“重返非洲”，攫取能源利益与市场份额，继欧盟、北约“双东扩”已近强弩之末后，转而实施“南下”战略。美国则退居二线，坐在北约战车的后座，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在干涉借口上，除继续沿用“人权高于主权”逻辑外，还注入了“民主高于主权”的成分，积极推动地区各国“民主转型”和社会改革；在干涉手段上，避免单纯使用武力的局限性，更加重视外交、发展和防务“3D”手段的综合运用，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类型的工具组合来加以回应；在动武理由上，更加注重寻求各种法理依据，首先促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继而推动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发布“逮捕令”；在行动指导上，一改过去美国大包大揽的做法，极力突出军事干预的多边色彩，刻意淡化美国力量的作用和影响；在行动范围上，注重介入手段的有限性和介入程度的可控性，主要在侦察、电子对抗和后勤供应等方面给予北约部队援助，确保进退有度。奥巴



马政府这套“要求改革，支持民运，国家有别，干预塑造”的新做法，以及低调介入利比亚战争、高调介入利比亚重建的现象，反映其正在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标志着美国在对外战略上已经实现了希拉里所说的由“主要依靠直接干预”到“更加精密和困难的间接干涉和影响力的结合”的战略性转变。

对这一战略转变，外界通常将其视为“奥巴马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奥巴马主义”，实质是“谨慎的现实主义”。从政策层面看，将美国的战略转变归结为“奥巴马主义”倒也无妨。但从大战略层面看，美国的战略转变则标志着“选择性干预”战略已成为美国对外干涉的优先考量。早在 21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罗伯特·阿特在比较了美国 8 种大战略模式之后，曾明确指出，“选择性干预”战略是美国现在最好的大战略选择。其中，从政治上讲，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是“选择性干预”战略的两个最基本要求。这两条在利比亚战争中都得到了深刻体现。对于避免野心过大这一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有过深刻论述。理查德·哈斯是“新干涉主义”理论的代表，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始作俑者，还曾担任过小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他的话很有分量。他指出，对于改造世界，克林顿政府做得太少，而小布什政府却常常做得太多。为确保“推行对外政策与解决国内问题充分地协调一致”，美国“必须界定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必须认识到，“对于美国而言，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具有同样大的价值，并非所有的威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因为美国的干涉而得以解决。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就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以免得不偿失”。在这次利比亚战争中，美国战争费用仅 20 亿美元，并采取“有限介入”原则，刻意避免深度卷入利比亚战争，就是基于这一基本考虑。对于避免过于单边主义，理查德·哈斯则指出，美国“需要采取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应该充当一个“国际治安官”的角色，召集“警察”，即“由自愿的、有能力的国家和组织组成的联盟”，去



应对出现的各种挑战；作为一个“召集人或执法者”，美国“必须认识到它缺乏明晰的权力，它需要和别人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清楚自己采取行动的地点和方式”。这次利比亚战争，前有阿盟的动武请求，中有联合国的授权，后有盟友的积极参与，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策略运用上更为讲究的一面。由此可见，当前以选择性干预与自愿者联盟为主要特征的“新干涉主义”在理论上日渐完备，在行动上日渐机制化，将成为今后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模式。

利比亚战争虽已结束，但其战略影响远未终结。在政治上，需要关注的是，尽管国际社会在事后对北约军事行动存在“扩大解释”“超越授权”等存在法理争议，但在事前，与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发动科索沃战争引起普遍质疑不同，联合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安全”“维护人道主义形势”等理由却得到了广泛认同。这意味着西方鼓吹的“人道主义干预”“保护平民责任”等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任何国家都不愿因阻挠决议通过而导致类似“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的重演。这一方面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的界限日趋模糊，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趋势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随着干预理由的宽泛化，第三方介入冲突的门槛也在不断降低，此方面的国际实践今后将逐渐增多。从军事上看，利比亚战争结局并无悬念，而且战争本身也新意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中，以“推特”“脸谱”“优兔”等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为代表的社交互连网络，也展示出了巨大的军事潜力，不仅为战争提供了全程实时新闻报道，还直接参与到交战双方军事行动中来，使利比亚战争成为世界上首场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实现双向互动和在线交流的网络路演的战争。新兴网络媒体的直接参与，给交战双方的军事行动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民间机构上传的对北约部队空中交通控制的无线电通话的监控信息，为利比亚政府军获得早期空袭预警提供了较大便利，给北约部队的作战行动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迫使北约战机不得不采取迂回飞行路线或采用非标准呼号以隐蔽行动企图；另一方面，北



约方面则在那不勒斯“联合保护者”行动指挥部，专门组建了一个负责分析和整合传统军事情报数据与网上公开来源情报的“融合中心”，以进一步挖掘和利用社交互联网络在情报搜集、目标定位、毁伤评估和心理攻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反恐作战取得标志性成果，但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2011 年是“9·11”事件 10 周年，也是反恐行动取得重大战果的一年。5 月，美国特种部队突袭了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住地，并将其击毙。随后，又有多个恐怖分子头目被击毙。至 9 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维克斯在采访中宣布，“基地”组织 20 名最高领导人中已有 8 人被除掉。但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所说，“本·拉登之死只是一个里程碑，而不是一个转折点”，在美国反恐斗争取得标志性成果的同时，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在伊拉克，美军在 8 月实现伊战首个“零伤亡月”后，将于年底前全部撤出，结束这场持续近 9 年的战争。目前，伊拉克局势总体趋于稳定，但安全形势依然脆弱，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 月 29 日，武装分子针对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地方议会大楼的袭击，共造成至少 65 人死亡，100 人受伤；8 月 15 日，伊拉克全国 18 个城市爆发至少 12 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400 余人死亡；12 月 5 日，伊拉克国内发生数起针对什叶派穆斯林朝圣者的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32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等等。尽管美国等撤军将使恐怖分子失去发动袭击的道义支撑，但因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训练、后勤和装备等各方面尚存在不足，未来暴力活动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撤军后，仍将就驻军地位协议与伊拉克当局继续磋商，力图留驻部分美军。同时，美国也正在与伊拉克周边国家进行磋商，在当地进驻部分部队，以便随时对伊拉克国内局势恶化作出反应。

在阿富汗，尽管驻阿美军与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已于 7 月和 12 月启动了第一、第二阶段撤军进程，但当地安全局势仍不容乐观。首先，“基地”组织实力犹存。本·拉登遭美国政府“追杀”多年，

作为“基地”头目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指挥行动，仅具象征意义。“基地”组织势力近年来趋于分散，多个分支机构迅速发展，其中绝大多数已能够独立策划、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多个分支扬言将展开更加猛烈的报复行动。其次，“塔利班”武装力量十分强大。阿富汗战争开始至今，已造成 1727 名美军官兵阵亡。8 月 6 日，美军遭遇入阿作战以来最严重的单起伤亡事件，“塔利班”武装在瓦尔达克省用火箭弹击落 1 架美军直升机，造成 31 名美军士兵阵亡，其中有 22 人来自美军最精锐的“海豹突击队”第 6 分队，即击毙本·拉登的部队。再次，阿富汗政府面临与“塔利班”和解进程受挫、国内派系斗争加剧的严峻挑战。9 月 20 日，阿富汗和平委员会主席、前总统布尔汉丁·拉巴尼遭炸弹袭击身亡。拉巴尼之死，导致阿富汗政府失去了和“塔利班”保持联系和进行谈判的主要渠道，并可能造成北方联盟与卡尔扎伊政府矛盾加深，使得阿富汗各派势力更难调和。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后，该国的种种矛盾可能迅速激化，甚至爆发内战。最后，美国与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龃龉不断，严重掣肘反恐斗争。自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发现本·拉登并潜入将其击毙后，巴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便开始互相猜忌，分歧不断。11 月 28 日，北约武装直升机空袭巴基斯坦检查站致 24 名巴方军人死亡，巴国随后宣布永久性封锁其境内北约通往阿富汗的后勤补给线，切断了北约驻阿部队近 50% 的补给，同时缺席波恩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给在阿富汗的反恐斗争带来种种困难。

总的来看，当前国际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分布范围渐广，独立性与关联性同时增强。国际社会反恐合作不断加强，但反恐行动效果仍然有限，难以从根源上真正解决恐怖威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正呈现长期化、小型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年内，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遭遇恐怖袭击，导致 36 人死亡，132 人受伤；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十月”地铁站发生炸弹袭击，造成 12 人死亡，约 200 人受伤；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一座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1 人死亡，30 多人受伤；挪威极右翼分子安德斯·布雷维

克在首都奥斯陆制造了该国自二战之后伤亡人数最多的爆炸、枪击案，造成至少 98 人丧生。在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反恐战略中，已明确将反恐重点转移至针对本土的恐怖袭击上。恐怖主义与反恐力量的斗争已成为一场军事上、心理上、意志上的长期较量。

二、大国军事关系呈深化合作态势，但战略较量也日趋激烈

2011 年，主要大国依据自身利益，一方面继续开展军事对话与合作，一方面在制衡与反制衡、地缘战略竞争等领域展开激烈较量。

（一）大国重视军事对话及合作，维持稳定关系

世界主要大国为了谋求各自战略利益及更好的安全环境，均致力于加强同他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一是通过军事交流增进互信。2011 年，美俄两国高级官员多次会晤。美国副总统拜登与国防部长盖茨均访问了俄罗斯，双方讨论了加强反导合作、西亚北非安全局势等方面的问题，盖茨称两国目前所进行的合作与对话在冷战时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及其继任者莱昂·帕内塔先后访问日本，后者更强调“日美两国 50 年以上的同盟关系是保障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基础所在”，并与日本政府确认了普天间基地搬迁事宜。美国与印度保持军事交流，希拉里访问印度，就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局势、南亚地区安全及反恐合作等议题与印方展开深入对话。印度与巴基斯坦恢复了两国自 2008 年起中断的全面和平对话进程，两国还通过交流与沟通成功化解了军舰碰撞、孟买“7·13”恐怖袭击等突发危机。二是开展务实性军事合作。为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应对共同威胁，2011 年，美俄两国达成了数项安全协议：俄罗斯批准了美国过境俄罗斯向阿富汗转运武器的协议；两国将核安全协议延长 7 年以在源头上防止核恐怖主义；双方进行了海上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双方还决定开展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为加深技术合作深度，改善周边战略环境，俄罗斯与法国签订了关于“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军购合同，并与北约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潜艇救援演习和空中联合反恐演习。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防支出缩水问题，欧盟各国防长批准了新的一揽子合作项目以整合和共享军事资源，项

目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空中加油机、飞行员培训、监视和侦察设施、精确制导导弹、海军后勤和培训等。此外，美国于年初解除了对印度的军售禁令，随后两国签订了 C-17 运输机的采购合同。印巴两国同意设立“热线”，分享反恐情报，并共同寻求克什米尔地区争端的和平解决方案。

（二）军事联盟与准联盟体系不断强化，制衡与反制衡的斗争日趋激烈

2011 年，美国着力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联盟体系，制衡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合作继续深化，美日、美韩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其中日、美两国在冲绳一带的军事演习规模庞大，且明确中国为假想敌。日、韩两国安全合作趋于密切，两国防长就商讨签署《关于相互提供战斗支援的协定》事宜达成共识，并将推动签署《关于保护情报的协定》。同时，双方还互派观察员观摩对方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一个美、日、韩三边准军事同盟已初露端倪。此外，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永久军事协定，这一协定将使美军常驻南太平洋地区，美澳还试图拉拢印度加入安全协议，以形成以美、日、澳、印为支柱的对华战略包围圈。年内，日本、印度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军事往来日益密切，大有联手遏华之势。印度外长与防长先后访问日本，并着手准备进行两国联合军演，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于年底访印以强化两国战略关系。印度、日本还同越南、菲律宾等国加强了军事交流合作。印度对越南海、空军进行军事援助以应对南海地区的“中国威胁”，日本则称要与越南就南海“安全航行”展开合作。菲律宾首相年内访日，双方强调需“增加两国海洋安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以联手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面对美国主导下的具有明显针对性的亚太地区军事联盟体系及其他各类准联盟关系的不断强化，中国与亚太各国展开了积极的军事对话与交流，以确保周边环境稳定。

（三）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各国展开激烈博弈

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凸显是 2011 年国际安全形势的突出特点。在